

小说丛书



懿翎

上帝不能吻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247.5
3508

懿 翎著

上帝不能吻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B 557377

封面画：姚庆章
封面设计：苏彦斌
责任编辑：骆 军

上帝不能吻

懿翎 著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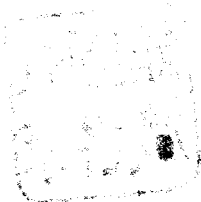
787×1092 1/32 11.75印张 2插图 195千字

1988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8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1,000册 定价3.70元

内 容 提 要

《上帝不能吻》是一部诗化的纯情小说。诗一样的爱，难以抑制的情；年轻家庭的破裂，一代人的迷惘。初冬、仲冬、残冬——白桦林咖啡厅，向人们倾诉着痴男怨女的无边情思。《冷春》则在相同的主题下，揭示了更多的人物，更广阔而又直逼现实的社会生活。反映出一代青年在家庭的解体、爱的失落中，重新内省，重新认识自身与现实，重新崛起，做出新的深邃的抉择。



目 录

最后一个季节	1
冷春	116



最后一个季节

初 冬

杨叶儿呆在枝杈杈上的日子不多了。瞧它那赖乞乞的模样，凭那点发锈发死的神气儿，嘘出一团一撮败绿来。

风抖硬了。打在人脸脸上辣激激的。

正是下班的时候。街上噪声倍儿冲。车多人多。我想躲开，脚拐进了条胡同。

胡同呈葫芦形，膛很大，隐蔽着一个颇具规模的自由市场。

卖很多很多好吃的东西。卖很多很多好用的玩艺儿。当然，那是心境舒畅时的感觉。现在眼前这些穷卖傻买的不过是各种颜色和形状的东西，细的，肥的，圆的、方的，死相样儿，没意思透了的破烂货。

我踢着几片烂菜邦子，眼皮儿都不想瞧一下。

没几脚，烂菜邦子碎了。

……曾几何时，我腆着硕大的肚子，一脸喜滋滋的笑肉，他随在我身后来到人头都比公家菜市场摆

动得痛快的地方。北京最富有人情味的地方我以为断不是××福利基金会之类的木牌子下面的那块平方米,而是自由市场。

“樱桃! 书上说它含铁量最高了。”

“买吧。”

“哟,一块八一斤,真敢要价。”

“买吧。”

“多漂亮的草莓。”

“想买吗?”

“算了,已经买了……”

“书上说它含维生素C远远超过青椒、桔子、西红柿。”

“买半斤?”

“嘿,来二斤。”

“现在就想吃。”

“忍忍吧,没几步就到家了。”

“不么,我要吃。”

“亏你还是医生的女儿,难民营有你的户籍?”

“难民还有户籍? 呆子!”

“又来了,咱俩就不能……”

“不能什么……”

“好了,我背你回家还不行吗?”

“我这样能背吗？尽学蔫儿坏。”

“你笑什么？”

“不知谁说的，没结婚的女人是金奶头，结了婚的女人是银奶头，生了孩子的女人是狗奶头。这话真精彩。”

“随你说吧。”

“生气了？”

“没什么，觉得无聊。”

“好了，你总是那么认真，认真得让人不敢说话。”

“吻吻我。”

“这么多人，回家吧。”

“不么。”

“又任性……”

他吻了，象要上锅的馍不得不吻笼布一样吻了。

他走了。就象天边的云要走一样，借口太阳要落山了。

.....

天象桔子皮。黄盾，哼，一个诗化的小姐。滚蛋吧。从来没有粗鲁过。家教好。天生就一派斯文，可举止得当的我不是也狠狠打了自己耳光么。传说维纳斯只擦破了一点皮也大声地叫起来，这号喊不

是为了显示这位欢乐女神的娇弱,而是让遭受痛苦的自然(本性)有发泄的权利。在婆家,我不敢也不可能号喊,实在没法了,打了自己。这也算发泄?!学医的王伯伯说:“自戕意味着软弱与愚妄。”我历来以自戕拯救自己,开始只是精神,现在包括了肉体。走了。“我受不了你这样。”多么恰当的托词。

青蛙气鼓鼓的肚皮不止是为了“哇哇”几声叫而胀大的吧?

真没想到黄昏这最动人的时辰竟是最难受的时辰。夕阳象哔剥燃烧的篝火。夕阳象红彤彤的九月椒。夕阳象山屯里少女穿的“汗腰腰”。它把整个天濡湿后,干爽爽到崦嵫山去了,传说它在那儿沐浴……不,天他妈的象,也必须象漉了黄的臭鸡蛋,洒了一摊,脏稀稀,粘腻腻的。

诋毁。嘻嘻,挺有意思的,我笑了。

脚沉了,驮着的不是我现在的五十三公斤的体重,足足加了一倍!

我把刘海捋了上去。几天前,我剪了个“一头沉”的发式。好一个故作深沉的发式,打鸟不用闭眼了。尖刻诙谐的漫画,不无虚妄与机敏,诱惑我的竟是那幅漫画。去剪了,披肩发永别了。剪完后才发现,一天到晚耷拉下来的破烂头发讨厌透了,捋个没完没了。

我该剃个光头。

怎么，这儿也有个咖啡厅，还叫白桦林。这可是北京的一件文物。除了建国饭店斗胆把扭成麻花，翻出蓝莹莹洋码码光的霓虹灯闪出“咖啡厅”三个字外，哪儿寻去？门很漂亮，象放大了……倍的茶褐色太阳镜，感觉一流，灯箱广告的字写得很俏皮，很醒目。

进去吧，我邀请自己。

咖啡厅在放很轻的音乐，是洋曲子。音乐声刚好盖住人们窃窃私语的谈话。六对包厢似的火车座位，东西各搁三个，每一对座位上头都有一盏乳白色镂金叶的壁灯，还嘀哩聳拉吊着薄薄片片之类的玩艺儿。我朝贴墙杳晃里的一个座位坐下了。

客人很少，寥寥三两对，样子都很亲密。做戏！只有白色的尼龙窗帘才傻乎乎蹭在窗前为其遮羞呢，我把头扭向墙壁，手指无聊地摸着贴花的墙纸。

……一个人，已经五年没有一个人出来过了，这么清静，身边不再有男人的气味，也不再有女人的气味。伶仃一个人，身前身后都变成了荒原。整个生活塌陷了。昨天这块土地还挺结实的，今天突然张开了血盆大口。可怕的不是塌陷本身，而是不知道为什么塌陷。遽然不及的是要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。

生活什么时候架空自己的呢？事先丝毫没有觉

察？不。看到人们在河边打鱼，就想到我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危若累卵。看到他回家进门那疲倦懒散的样子，已预感到墓地的微笑。其时，危机早感觉到了。不是写下了莫非加宽了的床也加宽了缝隙，使白天和夜有了隔阂的句子么。都意识到了，只不过他先走了一步，在这一点上他表现出男人的果敢。如果我和他谁都不走，那才不可想象吧。走……没有什么，人的容纳程度毕竟是有限的，可悲的是连个招呼都不打，压根忘了世界上还有你这么个人，好歹也算他实心眼儿爱过的妻子！他无情地鄙视、蔑视你的存在，管你是富丽堂皇的宫殿，还是脏污熏臭的下水道，不感兴趣了。走，都没坦荡地说一声……

“这儿有人吗？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“这儿有人吗？”

“那我坐这儿了，这包儿是你的？”

“坐吧，坐吧。”我的声音很烦。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，连个清静处都找不到。

“这年头人们都吃呛药了。”一个年龄和我相当的女性把我的包儿从桌上递了过来，还不屑一顾地白了我一眼。

一叠稿件从包儿里掉出来，砸在桌边上，散了一地，一座位。

……………

“没事儿，不劳大驾了。”

她还是帮我把稿子捡起，在桌下面，我们的目光交流了一下。

一双彩带屑碎过后无边伤楚的眼睛。

我有点歉然，想笑但没笑成。

坐正时，我看清她了。娃娃脸，眼睛深凹得妩媚。鼻子长得挺帅，电影演员都具备这样的鼻子。只是嘴的轮廓浅了。不知为什么，我不喜欢我的同类们太薄太小的嘴唇，莫名其妙，总使我想到“喋喋不休”这个成语，她的额头光洁得象梦露的额头，打出冷冷的美来。

她脱下大氅，穿一件绛红色蝙蝠羊毛衫。

“一个人？”她搭语。

“算是吧。”我极勉强地承认。

“干吗要用‘算’字，算是吧。”她把“算”咬得很重。她的目光有些逼人。

“见鬼！你干吗要缠着我，穷搭那来的话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。”我一下火儿了。

“瞎了你的眼，瞧瞧还有座位吗？”她也火儿了。

我抄起书包要走，一个戴灰蒙蒙围裙的胖老太太端上来两杯咖啡。

“坐吧。”她的声音柔和了。

我用拳头捶了两下脑壳，沉默了。

突然，她笑了，“头一次来这儿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味道不错吧？”

“很香。”

“咖啡伴侣放得少了些，要不更滑。”

我轻轻用食指拢着杯缘，漫不经心地拢着，拢着。

“没人请你么？”她生事地问。

“你呢？”我反问。

她摊摊手，伸了伸舌头，摇了摇头。

彼此释然一笑。

彼此呷了口咖啡。

“你没结婚？”她微笑着问道。

“结了。”

“他呢？”

“走了。”

“去哪儿？”

我摇摇头。

“掌柜师傅，来两瓶啤酒。”

“来，我请你。”

“谢谢，活这么大了，我还没让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请过我，我不想破忌。”

“这么说你是好孩子？”

“对，而且是妈妈的。”我的声音透出苦嘲的味

道。

“那好，学美国人，AA制，一人六十块，我们吃个痛快。”

啪啪，钱放在桌面上，协议达成了。

两只杯子碰在了一起。

“说点什么吧。”

“你说吧。”

“为萍水相逢的两个‘鲁滨逊’，不，不好。为谁也不要的两个女人——见他的鬼！让他们都见鬼去吧，女人为女人自己干！”

“那，为妈妈的好孩子干杯吧。”

“对。就为妈妈的好孩子，干！”

这一下碰得潇洒，但装满酒的杯子碰在一起，声音是嘶沉的。好比装满泪的眼睛，光芒是苦涩的一样。

她又替我斟满了一杯，顺手也给自己倒上了。

我把杯子往桌子中间推了推，她懂了。

“我拿汽水去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她又回到位子上来了。

“想说你就说吧，肚子里的心事你可盛不下，全跑到脸上来了。”

“我想，要是那天晚上能碰到你就好了。他走了。不知去哪儿，不知在哪儿。偌大的北京城我找了三天三夜。他所有朋友家去过了。同学处去过了，没有。那天晚上我骑车从左家庄到五棵松他单位去找他，骑去已经十一点了，他不在。从五棵松返回来时，我骑不动了，捱到燕京饭店门口时，半夜了。我一屁股坐在湿湿的雨里，哭了。我疯狂地按着车铃，人来了，我才象悟过来什么似的，推起车子走了。我去新华社找同学，想得到他一点消息，想找人说话，从崇文门走到新华社，同学不在，一个人走出来，挤上10路车，车暴满。我觉得憋得慌，从六部口下了车，一个人埋头朝前走。当时，我多想有一个人和我说话，哪怕是外地来出差的老乡问路打听个什么街的都好。天安门那天晚上人很多，中秋节，都到广场看月亮。一家三口的，一家五口的，一帮男的，一群女的，还有一对对的，我恐怕自己会失态地去拦下一个什么人和他（她）说话，就一个人沿着大会堂的铁栅栏狂跑起来，我意外地发现了一辆三轮车，迷迷糊糊就跳了上去，车夫问我去哪儿，我说去长安街，他又问长安街哪块儿，我说照大北窑方向走就是了。他说，最少要六块钱，我说行，给你。我上车后，他开始蹬得快，后来慢了。我和他搭话，他不答，我这才发现他很老了，背驼了，头发稀疏，喉咙里发出吭吭吭的声音。上建国门立交桥时我就下来了，给

钱，打发他回去了。原想找个生人说句话，哪怕就说些天气好，天气不好之类的话。

“原来熟悉的那个世界一下消失得无影无踪，突然发现不知自己此身何属，此生何谓……其实，就是有人跟你说话又怎么样，能证实什么？证实本身又有什么意思？”

“喝杯酒吧。”

“那种孤独是你做出巨大努力之后产生的一种对世界的孤独感，昨天你还曾认为你是那么繁荣，一夜之间满目萧疏；昨天还有那么多围着你转，甚至让你感到难以应付的朋友，棒子打不走的朋友，一夜之间全都上天入地了。遗憾的不是今天寒夜的秃枝，而是昨天它还挂着又脆又甜又红的枣子！”

她把我放在桌子中间的那杯啤酒喝了，替我喝的。

“你干吗笑，我很可笑吗？高尔基恨杂耍班的小丑，牛虻也恨杂耍班的小丑，我在你眼里也象杂耍班的小丑，是不是？”

“你太笨了，笨得出奇，女人痴情就好比男人烟酒不沾，全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。”她悟得好透彻。

“我想哭，可有时候女人哭都需要向男人申请。我们能干什么？去揪头发抓脸？去抹胭脂描红？去脱胎换骨变成一个拉板车的女人？甚至睡起来呼噜打得比男人都响的女人？谁说的，时装是个叛

徒，从来不知道什么法律。爱情同样是个叛徒，法律保护，屁，想走就走了，五年的恩恩怨怨只留下百字的纸条，倒底还是人情薄如纸。更可恨的是，出卖爱还可以找到一大堆冠冕堂皇的理由。家庭是麻醉创造力的鸦片。婚姻是私有制的体现。胡扯，社会公有了吗？物质公有了吗？就算到了共产主义，人的情感总不能也变成公有的吧，盲人摸象，愚不可及的是他把他的行为看成是对平庸的暴动，他说婚姻使爱趋于老化、更新的方法只有再创造。如果他没掩饰这后面的真正动机：允许我想到荣誉感，征服欲、占有欲，如果他能磊落地告诉我爱结束了，我会冷静地选择生活。而实际上，我当时根本无法冷静下来，我哭了五十多天，呼唤了五十多天，哀求了五十多天啊。他可怜我，说那就凑合凑合再过几天吧，不过，让我不能再象昨天那样要求他，他也不可能再象昨天那样爱我了。临睡前的吻象牧师在吻一个瞳孔散大的干瘪老太婆，摸我的手时，象拉发黄的瓜秧。我们照样过夫妻生活，一种没法说的感觉。我对他说算了，没什么快乐了，别了，他说我们不是神，是猴子变的。

“他精疲力尽地睡了。我不敢哭。和公公婆婆住在一起，孩子还在小床上睡着。就是被人强奸，总还有愤怒和哭喊的权利吧。我实在是忍受不了了，忍受不了我心目中的偶像成了这副嘴脸，更忍受不